

大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35 和 41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2019 年 2 月 7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一直以来的武装冲突发端于 1987 年年底。当时，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非法提出无理领土要求。由此，拉开对阿塞拜疆人发动袭击、把阿塞拜疆人赶出卡拉巴赫自治州和亚美尼亚的序幕。

1991 年年底至 1992 年初，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发动全面战争。阿塞拜疆的大片领土，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七个邻近地区和一些飞地被亚美尼亚占领。在这一时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周边地区所受袭击在规模、强度和连续性上不断增加。

亚美尼亚发动的战争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摧毁了城市、乡镇和村庄；数千人在冲突中失踪；被占地区全部发生了针对阿塞拜疆人民的种族清洗。这些行为是亚美尼亚方面广泛、系统地实施的，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罪行。

27 年前，冲突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霍加利镇，那里的平民和卫兵惨遭杀戮。战前，有 7 000 人居住在霍加利镇。1991 年 10 月起，亚美尼亚部队将该镇整个包围。1992 年 2 月 25 日夜至 26 日，先实施大规模炮轰，再从各个方向发动攻击。对于霍加利镇的袭击和占领，致使数百名阿塞拜疆人伤亡或被扣为人质，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同时该镇也被夷为平地。



国际组织强烈谴责亚美尼亚方面使用武力，并在战争期间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¹

除了阿塞拜疆执法机构所掌握的确凿证据外，这场悲剧目击者的证词、权威国际机构的声明，以及外国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权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调查结果等许多独立消息来源，都证明和记录了亚美尼亚及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于在霍加利和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² 略举几例，即可见一斑。

因此，当亚美尼亚企图歪曲事实、诋毁赫尔辛基人权观察时，这一人权组织作出如下反应：

“我们和纪念人权中心的调查研究发现，撤退民兵与大批逃难平民一起逃离霍加利。我们的报告指出，阿塞拜疆民兵当时仍有武装且身着制服，可被视为战斗人员，因而危及到逃难的平民，尽管他们的意图是保护平民。然而我们认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军队对平民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事实上，我们的报告和纪念人权中心的报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支持关于阿塞拜疆军队曾阻挠阿塞拜疆平民逃离或对其开枪的说法”。³

根据独立调查的结果，纪念人权中心指出：

- “军事攻占霍加利镇时，平民惨遭暴力”；
- “在任何情况下，大肆屠杀‘自由走廊’区和附近地区平民都是毫无道理的”；
- “亚美尼亚部队占领霍加利镇后，留下的平民遭到驱逐”；
- “这些行动组织有序”；
- “被押霍加利居民遭到暴力虐待”；
- “亚美尼亚派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部队在进攻霍加利镇期间，对平民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⁴

¹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Declaration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11 March 1992 at the 471bis meeting of the Ministers' Deputies; Council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mmunication No. 284, Prague, 26 October 1993; Council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mmunication No. 301, Prague, 19 November 1993; and Resolution 1416 (2005) of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entitled “The conflict over the Nagorno-Karabakh region dealt with by the OSCE Minsk Conference”, 25 January 2005.

² 详情见 <http://www.justiceforkhojaly.org> 和 Fiona Maclachlan and Ian Peart, (eds.), *Khojaly Witness of a War Crime: Armenia in the Dock* (Reading,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Ithaca Press, 2014)。

³ 1997年3月24日赫尔辛基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给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的信，可查阅：www.hrw.org/news/1997/03/23/response-armenian-government-letter-town-khojaly-nagorno-karabakh。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⁴ 纪念人权中心关于1992年2月25日夜至26日霍加利镇被攻占期间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in Maclachlan and Peart (eds.), *Khojaly Witness of a War Crime: Armenia in the Dock*。

一位作者指出，“卡拉巴赫反叛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把阿塞拜疆平民赶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村镇，赶出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地区”。为实现这一目标，“掠夺、焚烧……这一地区内主要的阿塞拜疆村镇，‘大规模地将之夷为平地，仅留地基’，并强行驱逐镇内的阿塞拜疆人”。这位作者还指出，“一次极为残暴的驱逐，发生在1992年2月攻击霍加利期间”，当时，亚美尼亚部队杀害了数百名阿塞拜疆平民，“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在穿过空地逃跑时遇难”。⁵

此外，包括亚美尼亚前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⁶在内的亚美尼亚高级官员的声明，以及亚美尼亚作者⁷的出版物也有助于印证当地的事实情况。霍加利大屠杀发生时担任亚美尼亚第一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首席顾问的Jirair Libaridian承认，“亚美尼亚人很难去写霍加利”，因为“不可接受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亚美尼亚部队在卡拉巴赫杀戮残害了阿塞拜疆平民”。⁸

秘书长在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报告中特别指出，“确保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是确保尊重国际法的关键”。⁹

遗憾的是，在霍加利和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其他地方犯有罪行的人仍然逍遥法外。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在亚美尼亚占领和破坏阿塞拜疆霍加利及其他城市、乡镇和村庄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埃里温方面否认对发动战争和犯下最为严重的国际罪行负有责任，要毫不含糊地加以反对。问责是犯罪者所要面临的必然后果，也是通往和平与持久和解之路的必要前提。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35和41项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⁵ Jessica A. Stanton, *Violence and Restraint in Civil War. Civilian Targeting in the Shadow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⁶ 另见谢尔日·萨尔基相访谈，in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采访笔录全文可查阅：<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2/24/president-interview-andtragicanniversary/9vpa>

⁷ 例如见 Markar Malkonian, *My Brother's Road: An American's Fateful Journey to Arm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5)。

⁸ Jirair Libaridian, *An Armenian Perspective on Khojali*, 19 February 2014.

⁹ S/2018/462, 第32段。